

红色印记

# 铁血忠魂

□ 宋海峰

董振堂，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从宁都起义，奔向光明，到长征路上，勇当后卫，浴血河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彪炳功勋。

在宁都起义纪念馆董振堂生平事迹的珍贵史料前，我在沉思，是什么力量让董振堂从一个旧军人，走到信仰的旗帜下，为了工农解放而洒尽一腔热血？

答案就在1932年6月董振堂撰写的《宁暴经过》里：“……看清楚了国民党欺骗、压迫、剥削，认清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

1895年，董振堂出生于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升至国民革命军的旅长。董振堂之孙董乃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爷爷幼时，家中生活艰难。帝国主义猖獗，洋人横行乡里……”正是这些苦难经历，让董振堂自小立下了从军救国的志向。

1926年8月，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与董振堂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刘伯坚常与董振堂促膝长谈，向他宣讲共产主义理论。从此，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宁都霹雳举红旗。1931年12月14日，在第二十六路军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一心向往光明的董振堂，与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季振同、黄中岳等重要将领，率领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军团长。

在赣南，我先后来到石城、瑞金、信丰等地，追寻董振堂战斗的足迹，听到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2年4月，经第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振堂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董振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缴，毛泽东劝他给自己留一点，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

在人民军队这所大熔炉里，董振堂迅速成长为英勇善战的红军名将。1932年3月，在攻打赣州战况危急之际，中革军委急调红五军团解红三军团之围。赶到赣州城外的第十三军指战员在董振堂、何长工率领下，用大刀与敌贴身近战，以雷霆之势，硬撼强敌，接出了被围部队。

赣州战役后，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攻漳州，战南雄水口，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闯关夺隘，歼灭强敌奏凯歌，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并称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

在参观宁都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前，我曾到过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展厅陈列的铁流后卫展板前，我想起了朱德元帅在长征中对红五军团的赞誉：“老五断后，我放心。”老五，就是红五军团。

“虔诚做殿军，有勇且知方。”在长征中，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红五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没有一场战斗不是惊心动魄的英雄传奇，没有一个故事不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寸土千滴红军血”的湘江之战中，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在渡口、土地圩一带与敌军顽强激战两天两夜，像铁闸一样紧紧地堵住了国民党军，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董振堂指挥不足5000人，在石板河一线喋血鏖战九天九夜，拼死顶住了十几倍于己的敌军的疯狂进攻，为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指董振堂）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1937年元旦，红五军一举攻占甘肃高台县城。1月12日，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马步芳，调集重兵向高台进攻。

董振堂带领部队与七倍于己的敌军浴血苦战九个昼夜，年仅42岁的董振堂与所率3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在宁都起义纪念馆，我动情诵读着叶剑英元帅《建军纪念日怀先烈》中写董振堂的诗：“……狼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第 2338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

同题一组·安澜



# 幸福的流水

□ 彭文斌

这时，听见动静的一名村民凑过来瞧稀奇。他们探着身子往水电站方向张望，安详，恬静，无拘无束。

忽然，一阵訇然巨响，一堆堆“雪浪”从闸门下翻卷而出，整个干渠顿时波涛涌荡，倒影跳跃其间，斑驳参差，变化多端。小小的进水闸犹如神奇的魔术箱，源源不断地喷吐，碧水畅快地朝下游流淌。水是那样安静，水又是那样恣肆，它写着无字之书，又不着痕迹地表达着深沉之爱。

我注意到，对岸，那个面颊黧黑的女子露出了笑容，她一边看着欢畅的渠水，一边侧身跟旁边的老人说着什么。我们隔渠相望，干渠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流水就是彼此交流的言语。春灌，是其中一个最温暖的词语。用不了多久，那些大大小小的水田里，将插满生机勃勃的禾苗。

乌石村丝毫不逊色于我所见的任何一座秀美乡村。它前有潺潺流水和古樟林，后有青山为屏障，周围阡陌纵横，村里鸡犬相闻。我甚至意外得知，乌石村还是宋代清官吕延年归隐之地。这位与抗金主战派代表李纲交好的名士，曾经在北潦河畔建了一座楼阁，名曰“月山”，

# 美丽焦石

□ 青 果

郁郁葱葱，梯田层层叠叠。

收回目光，向左望去，古老而开阔的抚河上，一座桥梁贯通南北。雄伟的拦河大坝宛如一条巨龙横卧江面，气势磅礴。向右望去，赣抚平原西总渠绿岸耸峙、横桥卧波。它肩负着发电、灌溉、通航及厂矿、城市用水供应等多重使命，从焦石渠首引来的滔滔抚水，温驯而欢快地一路奔泼，浩浩荡荡，春风得意。

继续前行，一扇巨大的栅栏铁门出现在眼前。这里，便是焦石赣抚平原枢纽工程的所在地——赣抚平原焦石拦河坝和西总渠渠首及其管理机构的驻所。由于四面环水，路堤合一，这扇栅栏铁门成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陆地路口。

踏入院内，只见抚西堤已经加宽加固，一侧建有背对抚河的办公楼、宿舍和食堂等生活和工作设施，另一侧则是林荫密布的柏油路。路的尽头，左衔拦河

大坝，右接赣抚平原西总渠渠首，两者并肩而立，将抚河之水牢牢锁住，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繁荣。

赣抚平原西总渠渠首由焦石岛左、右两侧的七孔进水闸和单孔船闸共同组成。当年，建设者因地制宜，科学设计，掘土破堤，创造了一个奇迹。

进水闸的跨度和纵深各有四五十米，闸门如同一个个钢铁巨人昂首挺胸，笔直站立。闸下的数百米U型渠道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坚如铜墙铁壁。据说，平时只有部分闸门开启时，激流暗涌，浪花翻卷；而若是闸门全开，则如脱缰的野马，腾飞的蛟龙，浊浪排空，气势磅礴，吼声震天动地。

从焦石出发的赣抚平原西总渠，如同孩子留恋母亲一般，依偎着抚河并行十来公里。它穿越临川大岗镇、

终日钓游其中。后人曾赞叹说：“潮商老之高风，只留钓亭烟雨。”无疑，拥有古坝的乌石村令人羡慕，这座画中的村落仿佛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我想吕延年眷恋此地，多少与那座唐代的蒲陂有关。

灌区的秀美与河长制的落实密不可分。我在乌石村里读到了一句暖心的话：把河道当街道管理，把库区当景区保护。古老而现代的北潦河灌区，已然绘制出一幅幅“水中有鱼，岸上有绿，绿中有景，人水相亲”的画卷。

沿着干渠一路走去，春风拂面，花朵不时撞入眼帘，鸟鸣直扑怀中。工作人员谈及一事，他说：职工每次巡查河道，往往单程一走就是七八公里，虽然辛苦，可心情舒畅，充盈着幸福感，因为沿岸的老百姓对他们都非常贴心，就像老朋友。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村口，眼前，是一座桥梁，如虹卧波。桥下，一名女子正在清洗着一个圆形竹匾。她不断往竹匾里泼着渠水，水珠在匾里蹦跳如珠，瞬息间，又滑落渠中。

一渠流水，何其幸福。我分明看见，怀揣山川和良善的水，在走向远方的途中，流出妩媚多姿的扇面江南。

丰城袁渡镇的部分地区，穿过王洲防洪闸后，撒开手脚，朝着南昌奔腾而去。它将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三江镇、向塘镇、莲塘镇和南昌市区等地，润泽沿途万物，哺育千万子民。

焦石岛状如巨舰，长半里有余，均宽不足百米。这里环境得天独厚，远离喧嚣，静谧优美。

登上了拦河大坝的制高点，放眼远望，上游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下游则碧水弯弯。沙洲上泛着金光，雁群密密麻麻。低头俯视脚下，冲沙闸的闸门犹如“壁立千仞”，坚固无比，滴水不漏。闸底潭水深邃，碧波荡漾。此刻，我不禁遐想：倘若这些闸门猛然洞开，大河上下将是怎样的一番雷霆万钧的壮阔景象？



## 第十届“井冈山文学奖”揭晓

经过评委认真、公正地评选，第十届“井冈山文学奖”于近日揭晓。

“井冈山文学奖”始于2013年，是江西日报打造的一个文化品牌。从第八届起，每两年评选一次，从上两年度《井冈山》版刊发的作品中，由全国知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组成的评委会通过“盲评”方式，评选出作品奖10件。

本届“井冈山文学奖”从2023年和2024年江西日报《井冈山》版发表的作品中遴选出26篇候选篇目，最终，《一千书院润赣鄱》等10件作品获“井冈山文学奖”，本届文学奖还评选出年度作家1名。

评选结果如下：

作品奖（按见报时间先后排名）

《一千书院润赣鄱》

（作者：刘勇）

《鸟的河流》

（作者：洪忠佩）

《缓慢》

（作者：漆宇勤）

《风起江右》

（作者：龚艳平、万芸芸、周颖）

《在芳村，等一朵花开》

（作者：林莉）

《流过月光的池塘》

（作者：罗张琴）

《老人与鸟》

（作者：毛江凡、凌瀚）

《起头如握手》

（作者：王晓莉）

《光，就是从那儿来的》

（作者：李晃）

《河山从不忘英雄》

（作者：李敏、周颖）

李晃被评为年度作家。

4月26日，第十届“井冈山文学奖”颁奖会在金溪举行。

（罗翠兰）

善下  
风情

## 食滑川

□ 金 艺

滑川，不是某一条河流，也不是哪一处平原，它是丰城的一道特色美食。川，在这里的意思是把食物放到沸水里稍微一煮，通“余”。

从我记事起，滑川就是外婆村庄上逢年过节、婚嫁娶娶必上的一道菜，后来丰城由县改市，滑川霸榜丰城美食排行第一方阵的地位始终没变。

滑川做法很简单，红薯粉兑水调到干稀适度，加入用生姜、大蒜、盐、料酒腌制好的五花肉末，搅拌均匀，倒入一个大平底盘，放入蒸笼，大火蒸十五分钟左右，红薯粉凝结成琥珀状起锅，冷却后切块，上桌前用热水余一下，调味，撒点葱花，遇上“加劲”的宴席，外婆会用鸡汤来余，入口滑溜，咬感劲道，舌齿间香滑滑动，余味悠长。

妈妈说她的外婆也会做滑川，这种吃法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也不知道，应该是自有了红薯就有这种吃法吧。无从考究。红薯是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后大面积种植，那就当滑川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吧。技艺传到我妈这代，滑川有了升级改良。

妈妈会精心挑选猪肉的前夹梅花肉，鲜嫩，肥瘦适度，红薯

粉也是舅舅舅妈自己种的红薯研磨而成，原汁原味。我小的时候她完全按照外婆的方法给我们做滑川，等到我出嫁后每次回娘家，她招待我做得更多的是另一种做法。把梅花肉切成拇指般大小的片状，腌制后裹上调成酸奶状的红薯粉，用筷子快速搅动让粉和肉充分黏合，而后将裹着红薯粉的肉片一片片夹入滚沸的水中，片刻即熟透，出锅装盘后再撒上我最爱的茼蒿碎，又香又嫩。

知道我从小到大都爱吃滑川，前不久去看望妈妈时，她拿出一袋足有好几斤的红薯粉，让我带回家自己做。红薯粉是二舅送来的，他今年磨了六十多斤。二舅七十岁的人，磨六十多斤红薯粉，那得种多少红薯，费多少功夫研磨、晾晒啊。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的时候，就见过舅舅们制作红薯粉。磨粉的工具是一块长方形铁皮，用钉子密密地在铁皮上打出孔，再把铁皮翻转，利用孔反面突出的利齿，把洗净的红薯在铁皮利齿上反复打磨，磨小红薯时若不注意还很容易划破手。磨出的浆渣用纱布过滤出浆水，浆水经过一晚沉淀，把水倒掉后就得到了湿漉漉的红薯粉，如果想要红薯粉白一些，就多注几次水多沉淀几次。

湿粉须晒足几个大太阳才能成为干粉，有太阳还好，若是没太阳，十天半个月也完不成。舅舅们打小天天红薯稀饭吃到腻，红薯的香味稀到了稀饭里，稀饭也是寡淡寡淡，多吃几次就难以下咽。外婆偶尔会开小灶，在煮稀饭的时候丢两个红薯到将熄的柴火堆里煨，滚烫的红薯在舅舅们的手上翻过来倒过去，香味弥漫出好几里地

去。

烤红薯再怎么好吃也只是红薯的味道，盼到过年，外公从集市上称回几两肉，外婆拿出珍藏的红薯粉，它们组合成滑川，红薯的价值就在味蕾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心疼二舅磨这么多红薯粉辛苦，按六斤红薯出一斤粉算，六十斤红薯粉需要在铁皮上磨三百六十斤红薯，劳动量难以想象。妈妈笑话我落伍，现在村里有专门的研磨机，自己只需要洗干净红薯，倒入研磨机研磨，不到半天工夫就出来干干净净的湿粉，拿回去晒晒就行了。听说有的地方还有更高级的研磨机，地里挖出来的红薯直接进入机器清洗、研磨、过滤、烘干，出来就是红薯粉成品，太方便了。

二舅的红薯粉雪白、细腻，用手轻轻一捧就会扬起粉末。我做滑川的手艺不如外婆也不及妈妈，主要是对红薯粉与水的比例拿捏不到位，又或者是在调味的时候漏放或者错放了某一味调料，不过我得很根据娃们的喜好创新口味，因此滑川也深得孩子们的喜爱。比如我有时把猪肉换成牛肉，有时在余水的时候加入西红柿或者大白菜，一餐只需要吃一碗滑川，既能饱腹又能满足身体对淀粉、蛋白质和维生素的营养需求。

前两年妈妈搬家的时候，曾嘱咐我把橱柜里那个蒸滑川的搪瓷大平底盘收好，我看盘子的边角有一点脱漆生锈就没有要，现在有点后悔，盘子虽然不是传家宝，可是做滑川的手艺是传家宝。

传家宝得传下去。我要去买一个大平底盘，教会孩子们做热气腾腾、地地道道的丰城滑川，逢年过节用鸡汤余。